

狂龍飛鷹



古龍著〈上〉

沈阳出版社

7 3

狂龙飞鹰

吉 龙 著

上



93003272

样本书

沈 阳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名噪江湖人人敬畏的青年大侠追魂七剑叶长青竟然在太湖画舫中遭武林中人谈虎色变的冷面艳杀双星姐妹迷药算计，被送入神鬼莫测的神秘之处阴阳堡内……。堡内领袖及群雄俱是江湖上莫不切齿痛恨的巨邪枭雄。叶为报生擒之仇，忍辱负重，在为堡内组织充当高级铁血杀手的历程中，竟大出所料地发现，他所结识的原来都是一帮肝胆相照、忠贞千秋的热血男女，他们结夥行侠，专惩黑心阴险之徒，为武林申张正义。叶大侠在复仇之际，却又堕入玉兰双姝姐妹情网之中，情仇交错，缠绵悱恻。武林上空恶气荡尽，云开日出，血战方休的众侠男女终于保住了既可造福又可遗害武林的圣水，使江湖得以风平浪静。

本书文笔流畅，情节悬心，武打怪招绝术叠出，令人兴味无穷。尤其青年侠士倩女间的爱情纠葛描写更为同类小说中所鲜见，读来令人不忍掩卷。

目 录

- 第一章 玉兰双姝…………… (1)
- 第二章 圣泉镇…………… (51)
- 第三章 是是非非…………… (104)
- 第四章 圣水风波…………… (165)
- 第五章 狂龙与飞鹰…………… (262)
- 第六章 恩恩怨怨…………… (383)
- 第七章 深入第一堡…………… (489)
- 第八章 神刀堂…………… (603)
- 第九章 反目成仇…………… (736)
- 第十章 剑不留痕人有情…………… (877)

第一章 玉兰双姝

春寒料峭，微明时分，仍然是寒气侵人。

太湖三万六千顷，一面风浪，一面平。

那是形容太湖的博大，同一座湖内，一面风起浪涌，一面波平如镜。

就在这春寒犹浓的早晨，波平如镜的湖面上，停着一艘画舫。

一个白衣如雪，长发披垂的少女，站在甲板，望着东方天际出神。

太湖看日出。

哪里来的大姑娘，好高的兴致。

一处鱼肚白色的天际，突然泛起一点金芒，瞬息间，金芒扩展，化成了万道金光，耀照天际。

金光幻影溶入水波之中，更显出日出的奇丽景色。

事实上，那白衣少女并没有很用心地看日出，也许她是常年住在画舫之上，已经看过了这一切的缘故。

她等待的就是日出。

望着那升起的太阳，白衣少女脸上泛起了欢愉之色，喊道：“大姐，太阳出山了！”

画舫中传出了一个清脆的声音，道：“人呢？”

白衣少女蹙起了柳眉儿，答道：“人还未见到。”

敢情，她们在等人。

一艘梭形快舟，离弦之箭般，疾驰而来。

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一个青衫佩剑的青年人。

操舟的是一个短髯如戟的大汉。他不但有着过人的臂力，而且，也有着纯熟的操舟技术，才能把那艘快舟操纵得疾如流星。

快舟掠着画舫而过，速度不减，在平静的湖水上，划成了一道白色的水痕。

青衫人突然飞身而起，落在画舫之上。

他轻功绝佳，犹如飘絮，落在画舫上，画舫连动也未动一下。

现在，青衫人和那白衣少女，正是相对而立。

白衣少女目光冷漠，望着那青衫人冷冷说道：“你还很守约。”

青衫人道：“姓叶的，从来就没失过约。”

白衣少女道：“倒很自负。”

青衫人双目中芒一闪，道：“叶某人对自己一支长剑，一向很有信心。”

冷哼一声，白衣少女缓缓说道：“谦受益，这句话你懂不懂？”

青衫人道：“叶某人读的书虽然不多，但这句话的意思，我还是明白。”

白衣少女道：“我大姐最讨厌骄傲的人，最好小心一些。”

青衫人一扬剑眉，似乎想说什么，但他终于忍了一下，没

有说出来。

白衣少女已转过身子，道：“请入舱中，我替你带路。”

青衫人入了舱中。

画舫不大，船舱自然也不会太宽阔，但精巧的布置，却使人不觉狭小。

室雅何须大。

一张小巧的木几，围着四张小巧的锦墩。

主位上，早已坐一个全身黑衣的少女，和那白少女一样，披着一肩长发。

不知她是有心，或是无意，微微垂头，长发遮去她的半个脸儿。

不抱琵琶却遮面，借用了那一头秀发。这就叫人看不真切，隐现丰颊透胭脂，给人一种迷蒙的美。

她的声音却如出谷的黄莺一般，婉转发出了一缕清音，道：“叶公子请坐。”

青衫人缓缓坐下，道：“双兰双姝，飞笺相召，叶某人如约而来。”

黑衣女笑一笑道：“正是愚姊妹，奉函邀约。”

青衫人道：“哦，姑娘是……”

显然，他们过去并不相识，甚至见了面，也认不出来。

黑衣女道：“我是玉翠，舍妹兰白。”

青衫人道：“幸会，幸会，不知姑娘邀约叶某，有何吩咐？”

黑衣女不答问话，却举手互击一掌。

一个垂髫女婢，缓步行了过来，手中托着一个银盘。

银盘中，一个细瓷茶杯，杯中香茗，散发出扑鼻清香。

女婢放下银盘。

黑衣女道：“叶兄，请用茶。”

青衣人低头看，才发现那细瓷茶杯下面，压着了一封信。

要取那封信，非得端起茶杯不可。

青衫人道：“姑娘召叶某到此，不会是要我来品茗吧？”

黑衣女道：“好酒令人醉，好茶使人雅，叶兄名满江湖，玉翠不敢以俗人相待，请尽一杯香茗，聊尽心意。”

敢情，她这一杯茶还有忍痛请客的用心。

青衫人道：“无功不受禄。”

黑衣女道：“叶兄快人快语，既然清茶不入法眼，那请叶兄看信。”

青衫人道：“这信可是给我叶某人看的？”

黑衣女子道：“正是要叶兄过目。”

青衫人突然伸出左手，按在银盘之上。银盘中的茶杯缓缓升起。青衫人右手取过信笺。茶杯又落回原处。

那封信上，写了“机密”二字。

信未封口，青衫人微微一皱眉头，取出信笺。

只看了第一句，青衫人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但他还是忍耐着把信看完。

看完了信，青衫人的神色也恢复了平静，他把信笺折叠得很好，又放回了原处。

黑衣女道：“叶兄看完了。”

青衫人道：“玉翠姑娘，在下读书不多，但对这封信，我还是看得明白。”

黑衣女道：“叶兄就是他们说的人了？”

青衫人道：“姑娘没有找错人，在下也确有一个绰号叫做七剑追魂。”

青衣女叹息一声，道：“那是说叶兄到现在已成名江湖，还没有用过第八招杀人。”

青衫人道：“事实上，我只用过五招，第六、七两招，还没有机会用过。”

黑衣女道：“唉！十万两银子，实在是一个大数目。”

青衫人道：“的确也值得试试。”

黑衣女道：“听叶兄的口气，不准备成全我们姊妹了？”

青衫人冷笑一声，道：“玉翠姑娘要在下成全的意思，就是在下束手就戮。”

黑衣女道：“叶兄，其实，一个人活过百岁，也是难免一死，早死与晚死几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青衫人道：“玉翠姑娘说得很有道理，只可惜，在下还想多活几年。”

黑衣女嫣然一笑，道：“叶兄，死有三种，一种是自然的死，一种是被人杀死，还有一种是自绝而死，叶兄正值盛年，只怕很难自然死了，余下两种死法，还知叶兄感觉那一种好？”

青衫人道：“两种都不好，如是玉翠一定要在下选一种，我倒宁可是选择被人杀死的好。”

黑衣女道：“那真是一种很遗憾的事，因为，我和舍妹，都不太喜欢杀人，只不过，情势迫人时，只好勉强动手。”

青衫人缓缓站起了身子，道：“我选择被人杀死的一种，不知玉翠姑娘是否已经完全明白。”

黑衣女道：“我想，我已经很明白了，自绝而死，虽然是可以死得舒服一些，但那要很大的勇气，人，对生命都难免有一点留恋的感觉，所以，他宁可被人杀死，也不愿意自绝而死。”

青衫人冷笑一声，道：“杀人的人，必须要冒一个很大的危

险，那就是也有被人杀死的可能。”

黑衣女道：“叶兄的意思是想杀我们姊妹了？”

青衫人道：“刀剑本来无眼，如是动起手来，实在很难保证一个人不受到伤害。”

黑衣女道：“叶兄，你是否知道，你如决定成全我们姊妹时，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青衫人道：“我想不出，什么收获会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

黑衣女道：“不知道叶兄是否听说过‘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句话，玉兰双姝，都具有人间姝色。”

青衫人道：“哦！”

黑衣女道：“再说，我们和你叶兄，无怨无仇，想要的颈上人头，那也不过是为了十万银子，给我们十万银子的人，才是真正要杀你的人。”

青衫人道：“那个人实在很可怜，也很卑鄙，既然想要我的命，却又不敢亲自动手。”

黑衣女道：“对这样的人，我们姊妹，也很看不起他，他的作为，实在可耻，只可惜，他竟然会有很多银子。”

她声音柔美，听起来，娇脆动人，纵然是杀人取命的事，但在她口中说起来，也是那么婉转动听。

青衫人望望一直坐在旁边的白衣少女，道：“兰白姑娘实在很美丽……”

黑衣女接道：“她可以和你对月谈情，陪你喝几杯最好的酒，她弹得一手好琵琶，也可以为你高歌一曲，她的歌喉也还不错，湖心驶舟，对月情话，那真是人间美事，叶兄何乐不为呢？”

青衫人道：“只可惜兰白姑娘之美，还无法使在下陶醉到不要命的程度。”

黑衣女道：“那你为什么不仔细地看看我呢？我和舍妹有很大的不同。”

青衫人摇摇头，道：“在下实在瞧不出来。”

白衣女忽然站起身子，道：“这人冥顽不灵，不用和他谈了。”

黑衣女微微一笑，柔声说道：“妹妹，叶公子是江湖上有名的剑手，只怕我们都未必是他的敌手。”

青衫人道：“玉翠姑娘如此谦虚，使在下觉着奇怪。”

黑衣女子微微一笑，道：“小妹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不喜欢刀来剑往的拼杀，那场面太残忍。”

青衫人看她说得十分认真，实有着啼笑皆非之感，这两个女人飞函相召，把他约来谷湖画舫之上，目的只是要取他的性命，明明是一场血腥搏杀，她却偏偏又把它说成了无边风月。

似乎是玉翠姑娘早已看透了青衫人内心中的隐密，微微一笑，道：“叶兄，杀人，也是一种艺术，要杀得不带血腥气，要死得情愿，小妹一向反对动刀动枪的硬性拼杀，强存弱亡。”

青衫人冷笑一声：“老实说，在下已经在江湖上闯荡了不少年，也有不少人花钱雇请杀手，要买我叶长青一条命，不过，叶某人却从来遇上过姑娘这样的杀人方法，玉兰双姝本是江湖上有名的杀手，现在好像是在向我叶某人求命了。”

黑衣女突然一拂垂在脸上的秀发，目光投注叶长青的脸上，笑一笑，道：“不论叶兄如何想法，但小妹总觉着，用刀剑去杀人，实在是最不得已的方法。”

叶长青冷冷道：“玉翠姑娘，在下不想再谈这件事了，如是

你们有信心胜得过我叶某人手中之剑，那就请立刻出手，我就告辞了。”

黑衣女缓缓站起身子，道：“叶兄想走了？”

直到此刻，叶长青才算真正的看清楚黑衣女子的模样。

她不算太美，甚至没有兰白美，但她确和兰白不同。

她全身都散发着一股媚态，尤其是那一对圆圆的大眼睛，似有着无限的情意。

叶长青接触到了那种目光，立刻有着莫名的奇异感觉。

只想扑上前去，把她揽入怀中。

但他忍住了。忍下了那股冲动。

叶长青终究是个人走江湖的人，立刻警觉到那样诱惑的目光，充满着吸引力。

他闭上了眼睛，吸一口气，忽然间觉着喉咙之上一凉。

等他睁开眼睛时，一把锋利的短刀已经逼上了他的咽喉。

现在，叶长青相信了，只可惜相信得晚了一些。

叶长青感觉那锋利的寒刀，紧贴在咽喉之上，只要对方轻轻一挥。立刻可以割了他项上的人头。至少，可以割断了他的喉管。

没有人能在喉管断去之后，还会活下去。

刀柄就握在那黑衣女子手中。

微微一笑，玉翠缓缓说道：“叶兄，这就是你所指的杀人方法了。”

叶长青道：“在下既然已经中计被擒，杀剐悉凭尊便。”

黑衣女道：“没有人要杀你，也没有人敢杀你，小妹只是想向你证实一下，你的想法未必就是对的。”

叶长青道：“不论什么原因，总是被一刀抵下咽喉之上。”

黑衣女人突然出手如电，点了叶长青两处穴道：“收起了短刀，笑一笑，道：“叶兄，现在，想怎么死？”

这艘画舫，停在湖水之中，放眼望，刀所及处，不见人踪、船影。

叶长青轻轻吁一口气，道：“我想请姑娘早些下手。”

黑衣女人道：“你如此固执，我们之间，很难有转圜的余地，你既然急着要死，小妹只好成全你的心愿了。”

叶长青双目一闭，道：“姑娘只管出手，我叶长青认命了。”

黑衣女子笑一笑，道：“叶兄，我怕看到血，杀一个人，杀得血淋淋的实在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所以，小妹想请叶兄喝一杯毒酒如何？”

叶长青道：“毒酒？”

黑衣女子道：“一杯毒性很大的酒，喝下去立刻可以致命。”

面对着生死大事，叶长青还笑得出来，笑一笑，道：“只要是死亡，不论怎么样死去都好。”

他对于落入两个女子之手，心中十分难过，只求一死解脱。

兰白姑娘，早已经端来了一杯酒。碧绿色的酒，有一股浓烈的扑鼻香气。

黑衣女道：“喝下去这杯酒，你会不知不觉地死去。”

叶长青道：“这杯酒清香扑鼻，似乎不是毒酒。”

玉翠笑一笑，道：“小妹一向是心怀慈悲，就算是在杀人的时候，也要杀得文明，使死者心中很舒服。”

叶长青道：“我一点也不觉得舒服，我希望的死法，是拔剑而斗，如果姑娘能凭武功杀了我，在下才死得心服口服。”

兰白已把那杯毒酒送到了叶长青的口边。

叶长青一张口喝下了满杯碧绿色的酒。

酒味很芬芳，立刻使叶长青晕了过去。

黑衣女笑一笑，道：“二妹，放出信号，叫他们来带人。”

兰白放出的信号。

那是一枚高空旗花火炮。

一道蓝烟，直冲霄汉，升高了五六丈后，突然呼起了一声爆震。

响声过后不久，一艘渔舟疾驰而至。渔舟紧靠着画舫，停了下来，一个身着灰布裤褂的大汉，突然跳上了画舫。

灰衣大汉回顾了一眼，举步行入舱中。

玉翠已经坐回原位，长发垂下，遮住了大半张脸。

兰白站在舱门处，徐来的微风，轻轻的飘起她垂肩的长发。

玉翠姑娘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周总管，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的叶长青”

周总管低下头去，看得很仔细，而且，伸出了右手，在叶长青的脸上滑动了两下，确定他没有戴面具，点点头，道：“是他，叶长青。”

玉翠道：“周总管看清楚了吗？”

周总管道：“看清了，姑娘交给在下的是货真价实的七剑追魂。”

玉翠姑娘笑一笑，道：“周总管，带来银子没有？”

周总管道：“银子不是早已付清了么？”

玉翠叹口气，道：“想不到周总管竟然不清楚这件事。”

周总管道：“就在下所知，咱们好像已付姑娘十万银票。”

玉翠道：“那十万银子，是叶长青的人头，但我现在给你的是一个活人，活的七剑追魂叶长青。”

周总管道：“其实，叶长青的生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得到他。”

玉翠笑一笑，道：“周总管，这么说，咱们这生意就很难说了。”

周总管道：“简单得很，姑娘割下叶长青的人头，交给周某人带回去就是。”

玉翠摇摇头，道：“我擒到了活的叶长青，可以多卖两万两银子，为什么要把他杀死呢？”

周总管道：“但我来时，并未带钱……”

玉翠接道：“其实，那也很容易办，你回去取了银子再来。”

周总管道：“玉翠姑娘，可否先把人交给我带走？三日之内，我一定把银票送到。”

玉翠道：“周总管的意思不错，不过，两万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我不想冒这个险。”

周总管道：“冒险？难道姑娘怕我赖帐？”

玉翠嫣然一笑，道：“这个，我倒不怕，我想你周总管也不敢赖帐呢。”

周总管道：“世上如若有人敢赖玉兰双姝的帐，那个人一定是活得不耐烦了。”

玉翠道：“看来，周总管实在是一个很明理的人。”

周总管道：“所以，玉翠姑娘尽管放心，我说三天之内给姑娘送到，绝对不会超过三天。”

玉翠叹息一声，道：“我担心的是恐怕你周总管没有保护这位叶长青的能力。”玉翠姑娘接着对周总管道，本来，我们交

了人，你出了事也和我们无关。如果你出了事，我们收不到两万两银子，岂不是我们姊妹的损失！”

周总管道：“玉翠姑娘，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玉翠摇摇头，缓缓地说道：“我想周总管还是拿银子来再说吧！”

周总管叹息一声，道：“玉翠姑娘，我想这姓叶的有不少朋友，如若把他留在这画舫之上，只怕是不太稳当。再说，咱们已经付过了十万两银子，难道还会赖了那两万两不成？”

玉翠摇了摇头，笑道：“周总管，我知道，你们不会赖，只可惜，我们姊妹也不能等”。

周总管道：“不能等，这是什么意思？”

玉翠道：“周总管既然知道，叶长青有不少朋友，自然也该明白，他那些朋友一定会替他报仇。”

周总管点点头。

玉翠道：“我们邀约叶长青的事，并非隐密，我想一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件事，除非，小妹肯泄露我们之间的隐密，叶长青的朋友一定会逼迫我们说出他的下落。”

周总管道：“玉翠，行有行规，咱们已付了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我们之间约定，大家自然都应遵守。”

玉翠道：“是我们不守约，还是你们不守约？”

周总管呆了一呆，道：“我们要死人，割下叶长青的人头，我带走。”

说动就动，话落口，手中已多了一口锋利匕首。

刀锋已切了下去。一只手，雪白滑腻的手，无声无息的伸了过来。

五根纤纤的玉指，抓在周总管握刀的右腕之上。

刀锋距离叶长青的颈子，还有三寸。

周总管回过头，缓缓说道：“兰白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兰白道：“我们抓的是活人，你为什么要杀他？”

周总管道：“我们付了十万两银子，买的是叶长青的人头。”

兰白冷笑一声道：“可是我们的约定上有一条，如是交活人，要多收两万两银子，为了这两万银子，我们费了不少的工夫，周总管不觉得这样太便宜了？”

周总管道：“我既然未带银子，自然也不能沾姑娘的光。”

玉翠笑一笑，道：“他喝了一杯五日醉，五天之内，绝对不会醒过来，去取银子，我们在这里等你们三天，三天之后，我们就不等了，那时候，我们可以放了叶长青……”

周总管道：“姑娘，你已收过十两银子，怎能如此不讲信约。”

玉翠道：“周总管，不守约定的是你，为什么明明一个大活人，你当作死人收？”

兰白右手五指一收，周总管手中的刀，掉在舱板上。

周总管道：“两位姑娘，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主顾。”

兰白道：“玉兰双姝，从来没有遇上你这样的主顾。”

右手忽然加力一带，周总管身子不由自主转到舱门口处。这艘画舫，本来不大。

兰白飞起了一脚，踏在周总管的臀部之上。

周总管的身子，飞了起来，直飞到画舫外面，跌入了水中。幸好，他乘来的渔舟，就在旁边，立刻被救了上去。

画舫中传出来玉翠的声音，道：“周总管，三天现在算起，后天日落时分，你如果还不来，我们就不等了。”